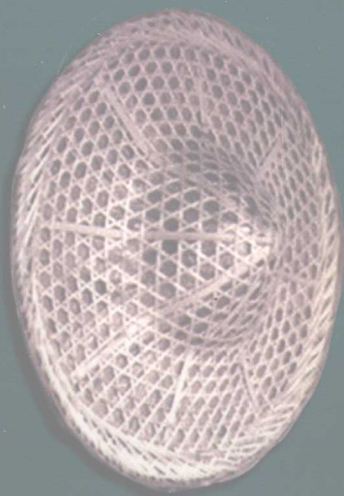


王编王基高
八咏文丛

人生苦旅

Ren Sheng Ku Lv



舒启华◎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人生苦旅

Life is a long journey



舒启华◎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苦旅 / 舒启华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12

(八咏文丛 / 王基高主编)

ISBN 978-7-80240-134-1

I. 人… II. 舒…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6210 号

书 名	八咏文丛
主 编	王基高
责任编辑	陈靖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金华市科教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2
字 数	3280 千
印 数	1-1000 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0 元(全十五册)

故乡山村的小雨，与许之麦之乡村
的小雨，在质上和韵廓上都大同小异。
只是雨从天空下落时，所接触经历的
大地表面的时空物象不同。只是在找
从儿童到青年成长时期，落在心中的
一种特别个性存在，是具体的也是抽
象的，是物象的也是精神的。酿在心
灵深处许久许久，也就成了有情思有
活力的物象。

每年开春以后，故乡的小雨，就
渐渐地多了起来。“春雨绵之无尽期”。
“春寒多雨水”、“三日无雨勿成春”。从“雨
水”前后起，春雨就淅淅沥沥，断断续
续地一直落到“清明”后。俗谚说“立春雨

作者手迹



序

感情真挚,意旨幽远,语境优美,平易晓畅。读启华先生的散文,会产生一种特有的喜悦、兴奋和遐想,似在一条茅草小径上行走,听得幽谷传来清越的水声泉咽、鸟啾莺啼,不禁怦然心动。这样的文字,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把人引领到童年到秋天,以及与这样的语词关切着的气韵与风习。

《人生苦旅》是启华先生出版《岁月之痕》、《红土情缘》、《年华似水》后新近创作的又一散文集,率真率性,平实坦然,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分为“农耕忆旧”、“民俗钩沉”、“大地履痕”、“打工日记”4辑。其中“农耕忆旧”是我最爱读的,这是作者向故乡致敬的写作,儿时长期浸淫的乡土记忆,成为作者日后在城市里回观或反刍的风景。无论是对乡村里的脚踏水车、稻草篷、村头老井、麦秆扇、独轮车、童年游戏、农家土灶以及路旁那口泉水塘的心灵吟哦,还是对父亲、母亲、乡亲邻里的亲情深吻,或者对风俗风情的呼唤,都表达出人性深处的回望、思考和期冀,是作者在熙熙攘攘之中,对生活的执著歌吟,对离我们渐行渐远的乡村由衷的凝视,是作者为故乡献上的精神盛宴和一座古朴、祥和的农耕文化民俗馆。

目光被那纯朴无华的文字所吸引,更被扑面而来的乡村气息以及蕴含在字里行间的情愫所打动。耽于大自然的触须、岁月的沉淀与堆积、人的灵性和大地的感情,

就散文创作而言,却令其文字和文学风致,有一种别样的况味。品读《人生苦旅》,我们看到了作者的乡村生活是一个感性的、真诚的、鲜活的、主观的世界,此刻,作者为我们展现的是充满诗意的心灵感受。

“记得我童年时,每年夏天的白天夜晚,除了上学校读书和在家中帮母亲做些家务杂活,空余时光和上床睡觉前,总会依坐在母亲身旁,母亲一边摇着麦秆扇为我扇风驱热,一边给我说着过去的许多事情,母亲扇着讲着,我听着凉着,时间稍长些就慢慢扑到母亲身上睡去了。”(《麦秆扇的记忆》)

“每当与父亲在自己的承包田上水车保苗时,总是父亲背水桶和车垒子,让我背车架与锄头。当父子俩上下架好整部水车后,就一道上架车水。……年少时刚学车水,上架后常常会踏空车垒子,人攀在车架横档上,成了‘挂田鸡’。因此,刚学车水,双手攀在车架横档上后,眼睛总是看着车垒子转动,时间一长,两眼发花,只能停下来让父亲一个人踏车。学过几遍后,掌握了行车脚踏的跨度与速度技巧,就会顺当起来,到后来,就是眼睛看着远方,也能在车垒子踩踏如履平路了。这样一来,相应减轻了父亲劳动强度,农人们就夸我,小小年纪就能替父亲‘代力’了。”(《脚踏水车的田歌》)

一枝一叶总关情。我想,维系散文艺术生命的,往往就在那些感知的细微之处。启华先生散文透露的情感和意境是独到的,诗意更为充沛内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人生苦旅》中,我们看到作者在用最简单的线条,最简洁的语言和最本质的颜色,为我们描摹出家乡的村俗风貌、劳动场景以及淳朴厚道的乡里乡亲,从而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幅生动的充满阳光和干稻草气味的乡村画卷,不管是《话说农耕旧事》、《稻草篷与灰阜的风景》、《蓑衣与箬帽的清韵》、《火桶与火笼的风情》,还是《故乡的

雨》、《月是故乡明》、《话说过年》、《童年游戏》，每一篇都力透纸背，用情很深。无论是生活中的传统美德、风尚的褒举张扬，还是作者身上爆发出来的向上之力，都表现出作者善于在冷峻的现实生活里发现诗意的艺术特质，并由于艰难生活的馈赠和善于思考的品性，使作者常将笔触直指生命和心灵本身。对生命本质意义进行探寻和感悟，在习以为常的平凡的人、事记叙中闪烁出一些朴素而深邃的思想发现，极富启迪性。在现代化步伐日益加快的过程中，乡村也发生着让我们亦喜亦忧的蜕变，与此同时，富于乡村特征，代表乡村本质的风俗景致、生活方式，却正慢慢地退隐甚至消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敏锐地感觉到，留住曾经的记忆并非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生活的记忆，岁月的经历，在亲历者的内心深处是久久难以忘怀的。”（《漫说稻桶与独轮车》）、“当太阳升上山岗，阳光照射到天岚上，山村的自然风光成了一幅天然的美丽图画，真是好看”（《农家土灶》），因此，作者纯净地面对自然的流变，安静地倾听时间的绵延，把自己放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把思绪沉浸在往日的历史中，去钩沉一段段往事，还原一段段记忆。作者用自己的笔，力图复活出更多具有乡间情趣的生活场景与人生味道，给人一种如见其状、如经其声的阅读效果。当然，作者并不是在歌唱世外桃源的乡村牧歌，也不是在咀嚼落后于时代的那些陈规陋习，而是描绘那种有味道、有质感、有趣的生活，着实让人心驰神往。

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很多就是大时代的细节，每个人的个体生存经验是不大相同的，那些原汁、原味、原生态的经历和记忆，不是任何天才凭空想象出来的，而只是从各个层次、各种角度来审视生活，才能获得多维的认识。作者的乡村虽然不大，但见微知著，乡村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已在不经意间折射成一个时代的大背景。法国

作家那托尔·法朗士说过：作家创作都是“作者的自叙传”。启华先生经历丰富，一生坎坷，以个人经历为依托，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一往情深，直抒胸臆，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入其中，不能不说是他取得创作成功的必由之路。

综观整个文集，我还十分赞赏作者的严谨认真。写人绘事，记史述怀，忆往说今，大都写得生动详尽、蕴涵丰厚，感怀体悟、浏亮透彻，很见功力。大量的民俗考证，一丝不苟，引经据典，趣味盎然，显现了作者观察之细致、联想之巧妙、寓意之深刻，也表现了作者知识面的宽泛及驾驭文字的能力。就像徜徉在民风民俗民情的透明澄彻的河流中，让我们目不暇接，大受裨益。

启华先生公务繁忙，夙夜劬劳，却能于业余时间，舍弃了通常的休闲和娱乐工夫，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埋头读书，勤奋写作，且不说其文章的质量水平，仅以发表和结集出版的著作和字数来看，也就相当惊人了。《人生苦旅》中的“打工日记”写得真，体会得透，表述简朴，道理深刻，其中人生的智慧是颇值得品味的，从中还能读出一种“责任”。启华先生的文字潜质似乎还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他有可能写得更多，更精粹，他的哲思和他性格特质之间，还有一些空隙，时间会填充这些空隙，而使他的文字更趋静穆和典雅。

值得一提的是，所题书名耐人寻味，“人生苦旅”，也许正是作者探索创作的宗旨和追求，是其辛勤创作的过程和特征，又非常契合作者的生活状态。启华先生苦中求乐，乐在其中，其乐无穷，这种执着、顽强的精神和人生态度，值得敬佩。

王基高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目 录

序

农耕忆旧

话说农耕旧事	/1
脚踏水车的田歌	/2
漫说稻桶与独轮车	/8
稻草篷与灰阜的风景	/13
担枰·担柱·柴刀的情愫	/19
难忘路旁那口泉水塘	/24
故乡的雨	/27
月是故乡明	/30
村头老井	/34
农家土灶	/37
碯和碓的史话	/42
蓑衣与箬帽的清韵	/47
麦秆扇的记忆	/51
火把·灯笼·油灯的光辉	/55
火桶和火笼的风情	/59
菜橱和撑桌的岁月	/63
话说过年	/68
童年游戏	/71
	/78

民俗钩沉

水口是古村落建筑的文化	/86
姓氏族谱文化是民族的本根文化	/89
永康村名探因趣谈	/92
感受徽州古韵	/96
卢士希的永祥情谊	/111
城里依·乡下依	/113
著书热中的冷思考	/115
我的那位老板朋友	/118

大地履痕

寻梦凤凰	/123
九寨沟的靈魂	/129
探幽华釜山	/132
旅日札记	/136
旅港澳日记	/152
旅泰旅台日记	/161

打工日记

第一次打工日记	/181
第二次打工日记	/210
第三次打工日记	/231

后记

/241



第一辑

农
耕
忆
旧



农
耕
忆
旧



八
五
志
錄

1

话说农耕旧事

在我国江南的浙中地域，处于迄今五千多年以前的荒蛮山民时代，人们在大自然中生存繁衍，获取食物源的最基本途径，只能以四种方式进行，即种植收获“五谷”、上山射杀兽禽、下湖河捕捞鱼虾、采摘野果野菜。而处于较原始状态下的种植收获“五谷”（据《辞海》“五谷”条中《孟子·滕文公上》赵岐注：谓稻、麦、黍、稷、菽），其耕作方式，当是从山区的“刀耕火种”的近自然状态，逐渐进化演变到平原山地的人力锄垦和牛犁翻耕后播种的人文自为状态。这就是江南浙中地域荒蛮时代最为原始意义上的“农耕”。《汉书·食货志》曰：辟土殖谷曰农。农，是农民农事；耕，是耕作管理。

我国是世界上最为古老文明的农业大国。“农耕”文化，是民族社会发展的母体文化，或者说根源性文化，历五千多年积淀至今，十分深厚而浩瀚。直到公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而逐渐消亡。换句话说，在江南浙中这块大地上，采用人力与牛力翻耕土地，种获稻麦、玉米、豆类、桑麻的传统农耕历史，才得以宣告基本结束。我们可以断言，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要从古老原始文明进步到现代工业电子文明，都无法跨越漫长的传统农耕文明阶段。

传统农耕，离不开人牛犁耙耖这些人力、畜力与农具。因此，在漫长的农事种植历史中，牛是农人们最忠实、

最肯吃苦、最为献力的朋友，它年复一年终生默默地为农人们翻耕着广阔的土地。难怪鲁迅先生把牛称为“孺子牛”，吃的是草，献的是力，挤出的是奶。俗话说：“牛耕田，马吃谷。”明·郭贞顺诗：“黄犊春耕万陇云，牦牛夜卧万江月。”清·叶士鉴诗：“老牛代耕年已久，自问此身亦无负。但愿卖牛心莫起，老牛不死耕不已。”宋·孔平仲诗：“百里西风采黍香，鸣泉落窠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前卧夕阳。”人们在生活中，称牛是忠，羊是孝，猫是节，狗是义。并赞美它说，“老牛不鞭自奋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农村“人民公社化”后，实行的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经济管理分配制度。那时的我，由于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劳动生活困难，不得已，在读初中二年级时肄业，回乡在生产队和家里务农。期间，两年多时光曾当过少年牧童。

我家所在的第二生产队，有十五六户人家，二十来个正半劳力。队长先是舒邦怀。后为舒振德（俗呼小德公）。他与长兄舒振稠两家，因原住房被火烧毁而居住在舒氏宗祠的中厅下厢房。小德公为人正直谦和，对人说话总是轻声细语，聪明勤奋点子多，抚爱晚辈。他是生产队里农业耕作的好把式，牛犁耖耙、稻桶车铺样样都会，尤以犁田耖田为精耕细作。所以，全队种植稻麦、玉米的农田，全部由他一人翻耕耖平。得劳动工分也比一般正劳力多。

那时，生产队集体的一头黄牯牛，先是由他人管养了一年，社员们都嫌那人没养好，纷纷议论要换户饲养。后来就决定把牛牵到我家，要我饲养。不经意间，我从中学生变成了农村牧童，历时两年多。

为此，父亲在住屋隔路东面的小泥瓦房的东头南侧，做了个牛栏，垫上干稻草，将牛绳系在木屋柱上，那头黄牯牛从此就有了新家。牛栏的北侧是通道，东北角留有敞门，既没装门栏栅，也没安上推拉木竹质地的门。牛栏和

通道的西侧,是我家的长方形地下粪池,粪池上放着如厕用的木制“坐马架”和又厚又大的枫树板。我家粪池西侧是堂叔哥哥家的粪池。南通一门至路。或许那头黄牯牛也喜欢我们给它准备的新家,站了一段时间后就卧栏休息了。记得那是春耕前农历二月的日子,我抱来豆秆、晒干的蕃薯藤作为饲料,放在牛栏一角,黄牯牛就站立起来舔食。不知怎的,我也喜欢上了这头黄牯。一边站在一旁看它吃饲料,一边抚摸着它的头、角、身背。过了一会儿,我去拿来棕刷子,把牛头颈、牛肚背、牛腿上的棕黄色皮毛轻刷一遍,那牛似乎也通人性,一边吃饲料一边上下数次点着头,感激新主人的爱护。那黄牯的犄角,由外向内略带弯形,长已尺许。看来,黄牯牛不是凶猛勇悍的那种性格,而是温存厚道的性格,只是它永远不会说人听得懂的话而已。自从家中养了牛(虽然是给队里集体饲养,也像自家的一样对待)后,我在家中的劳动职责也产生了变化。春夏秋及初冬的晴天和阴天,一般每日上午都得将牛赶到柴草山和竹林山上放牧。还得割一二捆青草或枯草背回家垫牛栏猪栏,下午参加队里或家里的劳动。如遇雨天,除了饲养牛外,帮母亲做些家务事。队里的集体农活和家里山地上的农活,就以父亲担当为主了。天气晴阴时,上午我牧牛后,下午还得上山砍伐柴草担回家,以补家中烧灶的柴薪。

晴天赶牛到山上放牧,要走二三里的山路,因为近山和生产队集体的封山区,是规定不能放牧牛羊的,谁违反了,就要受集体处罚,或是罚款交现金或是扣工分,所以大家都自觉遵守。到山上放牛,总是汇伴儿,一队的启豪,三队的启生,总是和我一块儿上山。启豪年岁比我大二三年,没读过书,启生与我同岁,只读过初小,只有我读到初中二年级,文化略高一些,算是有点知识的牧童。所以,放牛时,他俩都会听我的意见。放了牛,我们就抓紧割草,有

时割一捆背着回家,有时割二捆挑着回家。割完草空余时间,三人坐在一堆说话天南海北,或者猜谜语,讲故事,讲小说里的人物。要互相轮流着讲,讲的人绘声绘色,听的人津津有味。有时,我们三人说好,用“甩刀叉”的玩法,决定谁输谁割草,要回家时其它二人负责去山上赶牛上路。因而,常常不是启豪割草就是启生割草,反而我给他俩割草的次数不多。放牧时,轮流劳动,轮流休息,大家无怨无悔。

春季放牧,有一个春耕期,大约半个月,要翻耕山里的田,也有山外平洋上的田(坐落武义县芦北乡境内)。那时,稻田里普遍都种上“紫云英”绿肥,只要将牛赶到准备翻耕的田里,先让牛吃饱,然后套上犁翻耕,我们就无事可做了。有时,犁田手小德公就呼我:“华华,去拿锄头,将四角犁耕不到的地方锄翻一遍。”这时,原来没事做的我变成有事做了。因此,小德公犁田时,每丘田总有二三个田角是要我翻锄的。小德公自己可以省些气力了。虽然如此,我心中也无怨言。与小德公配合一块干活时间一长,他见我干活从不偷懒,对牛又很爱护,心里是挺高兴的。小德公平时不抽烟,不喝酒,耕田歇气的当儿,就与我坐在田头地角或田岸上,给我讲一些年轻时的经历,讲一些上辈人的事,也渐渐地教会了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第二年春耕时,让我跟他学耕田技术。当他起好田中央几个来回的犁土后,将犁头再次插入田土,要我右手扶压犁把,左手拿牛绳和竹棒桠,口里喊着“哼!哼”,牛就向前走动了。小德公开始帮我扶犁把,田土在犁后翻起黑黑的波纹浪花。但当小德公一松手,离开田垅时,我就把田土耕得深的深,浅的浅,甚至会出现“乌鲤背”(未耕到的田土溜过去),只耕了二个来回,上身衣衫已全部汗湿。小德公一次又一次地教我掌犁把的方法:犁进土后,犁尾把既不能提起,这样容易耕深,牛拉不动;也不能用力下压(犁头

尖上翘,要溜出“乌鲤背”没将田土犁到),用力要均匀,脚步要稳当,步跨要适度,趁着犁沟流水走,左右稍晃动犁把,以便田土沿犁头向右侧外翻。几天之后,我就初步学会赶牛犁田了。小德公还夸赞我“悟性好,学得快”。后来,他还教会我“起田心”,“提犁赶牛转向”,“最大限度缩小田角难耕地”,“耕多长时间让牛歇一次气,吃一次草”等等方法规律,使我基本上学会耕田。后来,小德公还先后教会我耙田,怎样使人站在铁耙上不会跌在田里,不会被铁耙划伤的技巧。也初步教会了我水平抄田的一些基本技巧。后来,我家里种的自留田、承包田,都由我去耕、耙、抄了。这样,家里既节省犁田工报酬支出,又节省了父亲的劳力。在给队里的田耕犁时,小德公累了,我就能帮忙耕一段时间,而且不要给我工分。成了一段犁把式与牧童的“翻耕岁月情缘”佳话。

春夏期间放牧,是我很喜欢的。一是山上的自然风光好,景色美,空气清新。远黛近青,五彩缤纷,山泉咚咚,姹紫嫣红。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乐趣,沁人心肺,使人心旷神怡,胸襟开阔,自然而然地涌动起思想的浪漫情愫。二是山草旺盛,不一会儿就能割起两大捆,用竹尖挑回家;三是牛吃青草树叶,容易长得肥壮,还不需储备饲牛的“干粮”。

记得有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们三个老放牛伙伴,一道赶着三头牛(其中一头乌牛、二头黄牯)到距村庄三里多山路的“风洞湾”、“举人尖”地方放牧,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天空突然下起雨来,雨由小到大,我们急忙寻找自己的牛只,赶紧回家。然而,启生、启豪饲养的两头牛都找到了,我的黄牯找了二座山仍然没法找到。我心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是怕黄牯吃草时不小心跌坏了腿;二是怕黄牯在山上走远了,被别人赶回家去饲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挑着草捆回家。回到家,放下草捆,抱着一线希望,赶

快跑到牛栏看看，黄牯有没有自己走回家。到了牛栏一看，黄牯身背淋湿，早已站在栏圈里，看到我，昂起头，长叫了一声，我心中的一块石头忽然跌落地上，心情顿时激动起来，一遍又一遍抚摸着它的头，它的身，解开系在犄角上的牛绳，拴在柱子上。这一情景恰似宋陆游诗中唱吟的：“寒雨山坡远，参差烟树村，闻笛翁出迎，儿归牛入圈。”

我把这个令人惊奇的事，很快告诉了父母亲。父母亲说：“养了二年的老牛，居然认得了回家的路，认得了拴它的牛栏，也是稀奇之事。”

第三年的秋冬之交，队里决定将黄牯赶到永康城里“牛市”上卖了，我至今也没有明白是什么原因。黄牯离开我家的那段时间，我心中总好像突然缺了一个亲人一样惋惜。

永康是浙中的山区半山区小盆地地域，因此，历史以来养牛耕作，牛只较多。据《永康县志》一九九一年三月版载，一九四九年时，全县有耕牛一万六千头。一九五五年时，一万七千头。一九八七年时，下降到四千二百多头，原因是用手扶拖拉机机耕代替了牛耕。永康在民国时期有一个较大的耕牛交易市场，响誉浙江。有“生在平阳，养在永康，死在苏杭”之说。每年春耕前，牛只从温州平阳和丽水山区运往永康“牛市场”交易，后又转运往杭嘉湖、苏州地区。一九五六年交易牛只四千三百多头；一九八一年上市成交一万四千三百多头。可谓兴盛一时，省内第一。

如今，农业耕作种植逐渐以机械化代替了人力和牛力。因此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农耕文化逐渐流逝了。大多农村饲养的耕牛，也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食。